

## 丹顶鹤

刊头题字:吴洪春



## 种茨菰记

绿盆里种下几颗慈姑/长出青青的小叶//秋寒来了,叶都枯了/只剩了一盆的水//清冷的水里,荡漾着两三根/飘带似的暗绿的水草//时常有可爱的黄雀/在落日里飞来/蘸水悄悄地洗澡。周作人在一首叫《慈姑的盆》的诗里,记下了种茨菰的经历,生动有趣,充满人生的况味。我是深有体会的。今年春天,我在小院里照例种下了一盆茨菰。为什么说“照例”,是因为去年我也种过一盆。

去年春天,某天在院子里枯坐,我突发奇想,决定在院子里种一盆茨菰。娃她娘记在心里,隔天买菜的时候,就顺便买了几颗,果子当天烧肉给吃了,只留下莲子做苗。没找到盆,我就在一只花盆里装上半盆泥,把它放在泡沫蛋糕盒里,倒上水,就有了点湖中有渚的意思。然后把茨菰种子插进去,置于阳光下,等着出芽。

没几日,水中的莲开始变绿,外边厚实的皮慢慢裂开,进而有一对绿尖破皮而出。再过三五日,绿尖慢慢绽开,不经意间,竟然展开成两枚三角形如箭簇一般的嫩叶,并列对生,在阳光下泛着鹅黄的色泽,充满着新生的欢喜。这个时候,茨菰的形状就差不多出来了。然后,是反对双叶中间再有一对嫩尖绽出,再展成一对叶子……大概要有四五对方止。

接下来的时光,茨菰就像是初生的婴儿,在阳光雨露的抚慰下,吃饱喝足,潜滋暗长。一场春雨降临,一夜之间,它们就能蹿出一簇子高,叶子也会迅速长到如手掌一般大小,厚实中泛着油光,生机盎然。到了夏季,一场大雨过后,茨菰噌噌往上长,叶子就像一只仰面的蒲扇,清风徐来,有晶莹剔透的水珠在上边滚动,然后滑将下去,落进盆里,发出“笃”的一声脆响,就像是滴在人的心里。那饱含水汽的声音,带着微小的凉意,将人暑热的烦躁和渴意,瞬间便融化了。

夏季,是茨菰生命中最好的时光。它们每分每秒都在蓬勃生长,贪婪地将阳光和雨水照单全收,只为壮大自己的实力,与时间来一场赛跑。此时,除了有蜻蜓、蝴蝶等朋友来访,有时,还会有关知名和无名的小虫子来玩。它们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一路悄无声息,突然在茨菰的叶子上停下来,就像一架飞了很远的航班,在某个机场忽然降落,轻松中带着点倦意,似有回到家了的感觉。我常常端着一只茶杯,蹲在花盆边,在午睡后的倦怠中,与它们对视。在这种默默的亲近中,疲惫的身心像是插上了电源的电池,慢慢恢复了生机和活力。我始终认为,自然界中植物和动物,是人类最亲密无间的朋友。我愿意和它们在一起。这样的时候,时间仿佛停止了,日常的琐碎好像都消失了,那些烦恼的人和事也都远去了。而每每被周围喧嚣的市声恍然惊醒,方才发现不知不觉天色已晚。

庸常的生活也会有意外的惊喜。有意思的是,有一天,我忽然发现院里竟然来了一只土蛙。这个灰不溜秋的不速之客,与我第一次照面是在一场雨后,我刚在院里坐下喝茶,就听到脚下似有细微动静,仔细一看,是它在花池边悄悄爬行。我蹲下身,凑近它的脸,四目相对的时候,我们似乎都被对方吓了一跳。它是从哪里来的?难道是大风刮来的?还是大雨裹来的?我的猜测最终都被娃她娘一一否决,并且,她以种田能手和乡间能人的姿态给出了相对完美的解释——从花池的地下潜伏而来。从小在农村出生并且生活了十多年的我,基本认同了她的结论,同时,对这个一身土皮的家伙倍感亲切。真难以想象,它是怎么能够从遥远的野外,一路逶迤而行,穿林跨海跨墙地钻到我的院子里来。

的。我有时想,我们这儿二十年前是一片稻田,当城市里的挖掘机隆隆开进这片土地的时候,它如果不被动地选择死亡,唯一生存的可能就是隐匿到深深的土层之下,等待重生的机会。难道它是在地下休眠了几十年,终于等到我亲手种下一盆茨菰,那属于乡间植物特有的气息,让它产生了心灵感应,并且在某一秒终于唤醒了它的神志,然后生命复原的它一路闻着清香,从黑暗沉寂的泥底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钻出来重见天日的?

不知道什么时候,它爬到了茨菰盆里,然后就常住不走了。我不在时,它就上蹿下跳,在水中拍腾;我蹲下来看时,它就把头埋到水下,一对大眼睛在水下骨碌转动,密切注意着我的动向。我开始还以为它是选择进入它曾经熟悉的朋友圈生活,那样就没有了人际的不适,而且环境也好,在水里泡爽了,还可以爬到阔大坚韧的茨菰叶上晒太阳或者午睡。后来发现不只如此。茨菰下的水里有不少子孓,也就是蚊子的幼虫在活动,我知道这是它的最爱。它这是为自己找了一个不用交伙食费的食堂。不过,物物相生相克,院子里也经常会有馋嘴的鸟儿过来寻找活食,很多的小虫子半路莫名失踪。现在,土蛙大多数时间都躲在水里,即便是偶尔心情不错,登上茨菰叶观光休闲,一旦发现敌情,也能像郭晶晶吴敏霞一般,迅速选择一个难度系数很大但比较难看或者身形优美但得分不高的姿势跳下,就能确保生命安全。难得的休息时间里,有时我在楼上看书看累了,会到阳台上发呆,只要有白头翁或者杜鹃在石榴树上打闹,总会有意无意间听到茨菰盆里水声响动,我便常常为那个家伙的机智而会心一笑。到秋天的时候,某一天它突然悄无声息地消失了,我竟然惆怅了一回,希望它是重新躲回了地下,以度过寒冷的冬天。期待它到明年的春天,能够再次悄悄地光临我的小院,和那些花草和活物作伴。当然,也包括我。

秋风渐起,茨菰到了生命的暮年,开始一日比一日泛黄,并渐渐萎顿。最外边的叶子最早长出来,现在也是最早枯萎,有的突然某一刻在重力的作用下自行折断,落到了下边的水里;有的即便是风干了,破碎了,也还是直立着,似乎有对季节风霜的打击不肯低头的些许恨意。秋光将尽的时候,所有的叶子都失去了生命的光泽,茨菰如美人迟暮,心如止水,在花盆里静候命运的轮回。在第一场霜降之前,我把盆里的水倒去,经过数月的浸润,原先盆里的黄土,已成了黑色的淤泥。用一只铲子在淤泥里轻轻拨动,会有很多刚刚成熟的果实,一个又一个惊喜争先恐后地冲了出来……秋风萧瑟的小院里,顿时充盈着丰收的喜悦和收获的美好。

我在春天栽下一盆茨菰,它们在秋天全部加倍奉还给了我。我突然觉得我就是一个隐居在城市里的农人,有着隐秘的小自豪和幸福。而这盆茨菰,成了我身份最直接的证明。想一想,离开了家乡几十年,曾经在田野上自由行走的脚板,也因惧怕柏油和水泥路面的磨砺而穿上了厚底的皮鞋,蜗居在小城一隅的我,似乎很久没有机会慢慢体味泥土的温软和芳香了。而在高楼林立的城市里种植一盆茨菰,又让我找回了对故土的那份不为人知的依恋。

今年,我又种了一盆茨菰。我很期待这一场新的约会。而上年那盆茨菰的果实,我一直放在屋舍不得吃掉,直到它们慢慢干瘪风化……它们都是有生命的,是我的亲人和朋友,我应该珍惜它们的陪伴,并且始终心怀感激。

张响响



深秋早市,一纸歪斜的招牌之上——“菩萨菰”,令人费解。

我笑问卖藕老翁,此三字何解?

他指着面前摆着品相摆放的三堆藕:“老藕煲汤,中藕清炒,藕尖凉拌。虽深埋淤泥,九窍七孔却得天地灵气,孔孔通透,可不就是菩萨藕么。”

“如何断出藕的年纪?”我遂又笑问。

老翁指甲划过藕节环纹:“浅纹是丰水年,长得舒展,深痕是旱季,长得艰辛。藕纹即是年纪。”

“咔嚓”一声,闻声时他已掰开肥厚藕段,丝丝在晨光里闪烁:“听吧,上等老藕,这千丝万缕就是藕的柔肠,舍不下泥土,又念着天空。”卖藕老翁句句颇具玄机。

攀谈之下方知,老翁年轻时曾当过兵,转业后教过书,当过支书。如今六十有余,在颐养天年之际,见田地荒芜,竟

## 万物归根

承包了五十亩藕塘,全然不顾儿女反对。

说话间,老翁掏烟点火,指缝尚残留泥渍,似岁月刺青。“年轻后往往城里谋生,老藕往地里扎根,各有各的生活法哦!”黢黑的脸庞上目光深邃,穿过眼前热闹街市,似能望及自己承包的藕塘,已然丰收在望。“万物归根……”老翁别具深意。

“万物归根!”我琢磨老翁话语,拎着老藕回家。洗净切段,清水适量,加老冰糖些许,文火煨之,看它们在砂锅里渐渐沉浮。

火舌舔着锅底,发出“滋滋”低吟。

待水声沸腾,“咕嘟……咕嘟……”作响——想必正是藕在说话:“霜降后,塘泥如何被北风一次次吹裂胸膛;说采藕人如何熟练托起它的脊背;说‘万物归根’是如何在炊烟里生生不息……”

我查阅《随园食单》见载:“藕须贵米加糖自煮,并汤藕极佳。”袁枚推崇的本味,想必是经得起等待,方可“耐炖”得醇香的深意。

我查阅《